

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基于新农人培育的路径探索

谢沙 李恩来

[摘要]以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发展与运用,孕育产生了农业新质生产力。从“新质生产力”到“农业新质生产力”,从“乡村振兴”到“乡村全面振兴”,从“新农人”到“兴农人”,我国乡村振兴工作实现了历史性进展与高质量蜕变。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出发,农业新质生产力可以为乡村全面振兴培育“高素质”劳动者,创造“新质化”劳动资料,催生“新质态”劳动对象。在实践中,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高素质劳动者缺失与人才外流造成新型劳动人才供给短缺,“数智化”科技短缺与生产发展受限使新型劳动资料供给迫在眉睫,信息数据缺乏与劳动对象“广泛化”催生了新型劳动对象。作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主体性要素,“新农人”培育成为关键路径与全新选择。具体而言,应以培育“职业化新农人”组建“乡村新队伍”,以培育“创新型新农人”提振“乡村新产业”,以培育“知识型新农人”传承“乡村新文化”,以培育“绿色型新农人”发展“乡村新生态”,以培育“数字化新农人”完善“乡村新组织”。

[关键词]农业新质生产力;乡村全面振兴;新农人培育;路径探索

[作者简介]谢沙(1991-),女,江西宜春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南昌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广西 桂林 541004)李恩来(1963-),男,湖北恩施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广西 桂林 54100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江西省社会科学“十四五”基金项目“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职业教育服务全面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与策略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4JY28)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14-0065-09

DOI:10.13615/j.cnki.1004-3985.2025.14.008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以应对时代挑战^[1]。新质生产力以其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的特征,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动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路径,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从理论要素来看,农业新质

生产力的核心在于数智化创新,其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开辟了崭新道路,同时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持续不断的活力^[2]。从实践要素来看,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来源于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职业教育是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力量^[3]。从主体要素来看,农村职业教育在全方位支持乡村发展的进程中,其主要目标是培养新农人^[4]。为此,“农业新质生产力”“乡村全面振兴”“新农人”分别作为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建设的理论要素、实践要素和主体要素,三者紧

密相连且相互渗透,已然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更为重要的是,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了高等职业教育在新农人培育领域的变革,同时也受到新兴农业人才的反向赋能^[5]。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明确提出强化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加强农村数字人才、电商人才培养^[6]。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把握新农人这一关键主体,以培育新农人为落脚点,探索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之基、实然之困与应然之路,以期对相关领域研究与政策制定提供意见与建议。

一、理论之基: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要素构成

生产力发展理论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核心内容。从“乡村振兴”战略的广泛实施,到“乡村全面振兴”阶段的高质量发展,我国乡村振兴工作成效显著,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方面实现阶段性进展,乡村治理现代化日益推进。这些成绩和进步,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7]。为此,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作为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需要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新的跨越与升级。“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农业、农村、农民产生新动能与新蜕变。

1.“高素质”劳动者。马克思指出,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8]。农业新质生产力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生产力,正深刻重塑乡村全面振兴的整体格局。“农民”作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要素,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主体性力量。数智时代的发展,亟须农业新质生产力为乡村全面振兴培育一批具备先进理念、专业技能及深厚乡土情怀的“高素质”农业劳动者。在技术平台方面,以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科技为依托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可以为其搭建高效学习平台,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在精神支撑上,农业新质生产力可以为其提供创新创造的良好环境,培育劳动者的创新精神。农业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智慧农业、生态农业、农产品电商等新业态为农业发展带来新技术、新转变与新突破。新的转变营造新的环境,新的环境激发新的意识,使劳动者勇于探索新的农业模式与经营策略,久而久之,劳动者涵育出创新精神,成为乡村发展的新兴力量。在乡村情感方面,农业新质生产力可以促使新农人扎根乡村建设,厚植乡土情怀。“新农人”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性力量,其饱含的乡土情怀是他们扎根农村、主动求变、建设农村、发展农村的不竭动力。为此,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亟须从技术平台、精神支撑、乡村情感等方面着手,培育一批真正“懂农业、会农业、爱农村”的新农人。

2.“新质化”劳动资料。劳动资料是组成生产力的三要素之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是判断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客观标尺,而生产工具的发展与否,又取决于其中蕴含的科学技术含量^[9]。生产工具的先进与否制约生产力的高低水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0]。回顾人类历史的四次工业革命历程,每一次社会格局的变化,都蕴含生产力的技术革新。例如,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是新型劳动工具的代表,体现当时的新质生产力,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信息时代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是新型劳动工具的代表,代表当时的新质生产力,其应用和发展极大改变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11]。因此,以“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新质生产力需要“新

质化”的劳动资料,实现技术突破、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新型农业生产工具作为“新质化”劳动资料的重要组成与载体,其发展与创新将直接影响乡村生产力的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实现。从科技创新维度来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入农业生产环节,极大地革新了传统劳动资料。此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支撑,健全的现代基础设施不仅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引擎,更是衡量现代化成就的关键标尺。基于此,农业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创新维度、生物技术突破和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为乡村全面振兴创造出“新质化”劳动资料。这些劳动资料蕴含“数智化、科技化、网络化”等时代特征。

3.“新质态”劳动对象。马克思指出:“农业有两个区别于其他产业的显著特点。第一,其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是一个经济再生产同自然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的过程;第二,动植物的生长时间与劳动时间不一致,存在很多闲暇时间。”^[12]这两种特点决定了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主要适用于“家庭作坊”式生产单位,劳动对象也主要是传统的耕地、农作物及自然资源等,获得的途径主要是向大自然索取。然而,农业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技术革新、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等拓展了生活与发展的实践场域和生活空间,催生了诸多区别于传统劳动对象的“新质态”劳动对象。一方面,从农业资源的有效利用来说,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人们挖掘新型农业资源作为劳动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农业资源利用的深度与广度。另一方面,从农产品的功能拓展来看,随着生物技术和食品加工技术的发展,农产品的价值不再仅仅局限于满足基本的食用需求。基于此,随着数智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革新及生物基因的演变等,使得数据和信息等越来越多的非物质形态劳动对象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原料”,劳动对象实现“新质态”跃升。值得注意的是,在以

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劳动对象的质态跃升还需要遵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

二、实然之困: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困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3]这种矛盾的变化在乡村主要体现为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一方面表现为城乡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乡村内部发展的非均衡性。农村发展不充分则包括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不充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充分、农民群体提高教科文卫发展水平和共享现代社会发展成果的不充分等^[14]。虽然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提高城乡发展平衡性、推进农村充分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但其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之路道阻且长。具体而言,一是高素质劳动者缺失与人才外流双重夹击,造成新型劳动人才供给短缺;二是“数智化”科技短缺与生产发展受限,使对新型劳动资料的需要迫在眉睫;三是信息数据缺乏与劳动对象“广泛化”不匹配,新型劳动对象呼之欲出。此外,乡村生态环境压力加剧,如何在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同时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1. 高素质劳动者缺失与人才外流。《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农村常住人口从2010年的6.74亿下降到2024年的4.65亿,农村常住人口数占全国总人口的33%,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比2023年提高0.84个百分点^[15],其中就包含大量的年轻劳动人口从农村流向城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重要论述及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我国“三农”工作提供了明确方向与科学指南。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与一系列乡村振兴政策方

针的引领下,我国乡村振兴取得重大突破,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城乡融合发展持续推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然而,伴随全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农村人口规模逐渐缩减、村民年龄结构断层以及农村专业化人才匮乏等问题日益凸显,成为乡村发展的关键瓶颈。面对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需要,一边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对高素质劳动人才、新型劳动人才的迫切需求,另一边是乡村本土人才尤其是青壮年人才的外流。随着乡村青壮年人口逐渐向城市流动,乡村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这种人口格局的变迁给乡村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谁来振兴”“怎样振兴”“为谁振兴”成为乡村全面振兴亟待破解的难题。

2.“数智化”科技短缺与生产发展受限。2025年1月1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3.13亿人,占网民整体的28.2%。《报告》提出“实数融合加快落地乡村基层,数字乡村建设有序推进”,这为补齐乡村全面振兴的“数智化”短板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迫切需要匹配“数智化”的新型劳动资料。然而,当前我国相对落后的数字乡村建设基础与现实,成为制约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因素。近年来,虽然国家大力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乡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有所提升,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问题依然比较明显,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比较滞后的偏远乡村地区,该问题尤为突出^[16]。一方面,步入乡村全面振兴阶段,面对“提质增效”新要求,传统的农业生产理念、生产效率、生产经验与技术等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农业生产的“精准化”“高效化”“高质化”需求。另一方面,新兴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充分运用,既需

要实现“乡村社会的数智化”,也需要与“人的数智化”相匹配。只有双向驱动,才能既提高乡村智能化设备的使用率,又提高乡村智能化设备的普及率,从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推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此外,与城市相比,乡村发展面临信息基础设施差距大、数字服务供给不足、数字技能差距明显等先天劣势,导致“数字鸿沟”成为影响发展农村新质生产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因素。

3.信息数据的缺乏与劳动对象“广泛化”。数字经济时代,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带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革新与生产要素的优化,使“范围不断拓展的新劳动对象成为中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长点,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础”^[17]。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提高了人类开发、利用和创造资源的能力,赋予了劳动对象智能化因素,使得劳动对象的范围得以扩大^[18]。乘着“新兴科技”的东风,新型劳动对象呼之欲出,逐渐实现从“实体性”向“非实体性”的拓展,“数据”“信息”“知识”等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型劳动对象,并在其过程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基于“三农”问题的固有特征,数据获取、信息搜集、知识储备与迁移等的实现存在先天不足。一方面,农村劳动者驾驭智能型劳动对象存在一定的认知困境。智能型劳动对象的“智能”特性,并非意味着劳动对象能够自主改变或自我创新,而是指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劳动对象展现出更强的开发潜力、扩展空间和培育可能性。这种“开发潜力、扩展空间与培育空间”需要通过新型劳动者的实践来实现。另一方面,劳动对象的广泛化使农产品价值不再仅仅局限于产品本身,而是拓展出由科学技术研发催生的产品“附加值”。然而,农村有限的技术研发条件成为延伸劳动对象的技术阻碍。此外,受教育水平、经济状况、基础设施及技术转化平台等因素也在—

定程度上成为影响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不利条件。

三、应然之路: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探索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依然在农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前提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作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亟须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助力。作为传统农业生产力的数字化跃升形态,农业新质生产力依托高新技术赋能,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通过重组新农人群体、创新资本投入、优化组织形态和拓展市场边界等新型要素,构建起生态友好型与经济高效性相统一的现代农业生产力体系。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体现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各个方面,核心是“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人才”之于科

技创新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并作出“坚持人才为本”的重要论断,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基于此,在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过程中,新农人作为新质农业人才,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具体而言,结合乡村“五大振兴”维度,应对依托农业新质生产力,以培育“职业化新农人”,组建“乡村新队伍”;培育“创新性新农人”,提振“乡村新产业”;培育“知识型新农人”,传承“乡村新文化”;培育“绿色型新农人”,发展“乡村新生态”;培育“数字化新农人”,构建“乡村新组织”;紧紧围绕以培育“新农人”为核心的根本任务,立足“农业”特色,把握“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开辟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尝试与新道路(如图1所示)。

1. 以培育“职业化新农人”组建“乡村新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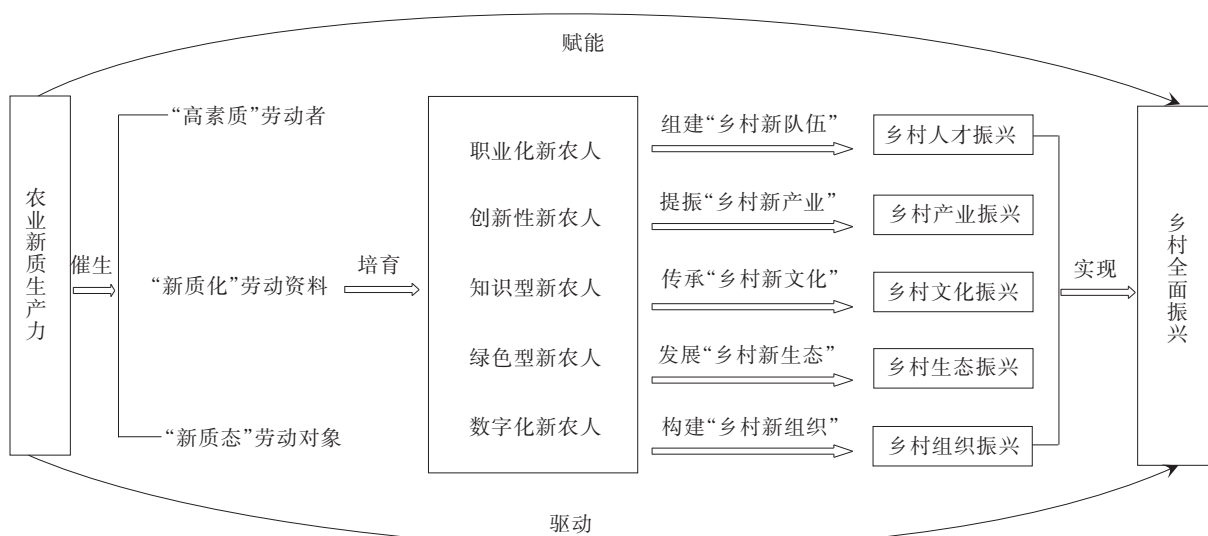


图1 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逻辑进路

伍”。农民职业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既体现为农民身份的职业分化,也关乎农民观念的职业转化。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主体,农民的职业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水平。“职业化新农人”要求新型农村劳动者以“农民”为职业,是在农业新质生

产力赋能的基础上,对“职业农民、新型农民及新型职业农民”概念的深化与内涵的延伸,具有强烈的职业属性与时代特征。通过农民职业化,农民这一职业呈现出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状态,从而造就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成组织”的职业农民队伍^[19]。结

合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培育“职业化新农人”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职业化的身份认同。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具有职业稳定性;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中坚力量,获得党和国家、政府和社会的身份认同与尊重,具有职业价值性;获得农业职业技能认证或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如新型职业农民证书、农业经理人资格等,具有职业标准性。二是专业化的知识与技能。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是基于某一既定专业或某种专项技能,以“化”字为突破口,以纵向延伸上的“精且深”和横向拓展上的“宽且通”等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诉求的发展过程^[20]。为此,需要掌握以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精准灌溉等为代表的现代农业技术;具备市场分析、成本核算、供应链管理等现代经营管理能力;坚持生态农业、循环农业、有机种植等可持续发展理念。三是现代化的生产工具与方式。能够熟练操作智能农机,实现机械化生产;运用农业大数据、物联网等实现数字化管理;依照现代农业标准进行规范化种植与养殖,实现标准化生产。四是可持续的学习与创新能力。积极参加农业与职业培训、行业学会等,具备主动学习意愿;坚持终身学习理念,敢于尝试新品种、新模式,具备创新意识与技术迭代能力。整体而言,培育“职业化新农人”,不仅要培育一批扎根农村的“种地人”,更要培育出能担当乡村全面振兴时代使命的“新农人”。

2. 以培育“创新型新农人”提振“乡村新产业”。劳动者的专业技能、经验积累、创新意识与能力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动力。为此,“新农人”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及实践创新能力,对于提振乡村新产业具有重要作用。随着乡村振兴进程的推进与城乡融合的发展,“农业市场化经营要求农民的社会身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化小农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市场化小农,转化为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市场化职业农民或市民化农民,即实现农

民作为小农的社会身份走向终结”^[21]。在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培育“创新型新农人”是关键突破口。从科技创新思维的培育来看,“创新型新农人”具备三大特质:一是具有数字农业、生物技术等前沿农业科技数字素养;二是拥有“农业+”的跨界融合思维;三是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创新创业精神。从实践创新能力的培育来看,赋予新农人实践创新能力,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能够有效提振“乡村新产业”,包括科技驱动型产业如智慧农场、植物工厂,融合创新型产业如农旅文创、电商直播;绿色可持续产业如循环农业、碳汇项目等。此外,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唯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活农村内生动力,才能有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这要求重点锻造“新农人”的创新实践能力,并通过多样化实践经验积累,及时应对农村发展形势的动态调整。综上所述,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培育“创新型新农人”作为核心驱动力,提振乡村产业发展,让新产业成为乡村经济增长的密码,实现“产业—经济—乡村”相互赋能。

3. 以培育“知识型新农人”传承“乡村新文化”。国内学者将“专门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活动的劳动力”定义为“知识型劳动力”,并指出“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知识型劳动力的使用就是知识型劳动”^[22]。为此,“知识型新农人”可以定义为具备农业专业知识、懂得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擅长现代农业产业经营、肩负乡村文化传承使命、服务“三农”科学发展的现代化“新农人”。在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探索中,培育兼具现代农业技能与文化传承使命的“知识型新农人”,成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赓续乡村文化血脉的关键举措。这一群体既需要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更应成为乡村文化创新的主体,推动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具体来说,一是以“构建系统性培育机制”为基础。应整合农业院校、职业

培训机构和电商平台资源,打造“技术培训+文化研学+创业孵化”的三位一体培育体系。在重点开设智慧农业、品牌营销等实用课程的同时,嵌入乡村非遗技艺、民俗文化等教学内容,通过文化赋能使新农人成为特色产业的开拓者。二是以“搭建文化传承与创新平台”为核心。例如,可建立乡村文化传习所,组织新老农人结对传承传统技艺;开发“农业+文旅”融合项目,引导新农人运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传播乡村文化。三是以“完善政策保障体系”为关键。建立专项扶持基金,为从事文化传承项目的新农人提供贷款贴息;将文化创新能力纳入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认证标准;建设乡村数字图书馆等文化基础设施,为文化创新提供资源支撑。只有让“知识型新农人”真正成为乡村文化的代言人和产业带头人,才能实现从“输血式振兴”到“造血式发展”的转变,使乡村文化在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中永葆生机。

4. 以培育“绿色型新农人”发展“乡村新生态”。“新农人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兴农人’,在农业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新农人的绿色价值创造是乡村生态振兴的‘新引擎’。”^[23]为此,在乡村全面振兴战略背景下,培育“绿色型新农人”成为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构建“乡村新生态”的关键举措。以“绿色生产力”为基础的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更显“绿色”本性。具体来说,一是培育绿色发展理念。传统的以牺牲生态环境的农业发展与乡村振兴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以理念培育人才,以党的绿色发展政策营造绿色发展氛围。二是培训绿色生产技术。加强“新农人”绿色生产技术与技能培训,使现代新兴技术与传统农耕技术相互融合,实现“产业绿色化”与“绿色产业化”双向驱动,使农业产业擦亮“绿色”底色,形成“绿色”特色。三是宣传绿色方针

政策。加强党的绿色生产理念与方针政策的宣传与推广,打通发展“乡村新生态”的最后一公里,不断完善绿色发展支持政策,倡导绿色生活方式与绿色发展理念,创新绿色治理激励机制等。总体而言,就是要厘清“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统一关系,以“理念+技术+实践”的模式,系统性培育“绿色型新农人”,帮助其实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现实转化与可持续发展,使“绿色型新农人”成为乡村生态产品的供给者、绿色技术的推广者和低碳生活的引领者。

5. 以培育“数字化新农人”完善“乡村新组织”。数字技术正与农村生产生活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融合,对我国乡村发展、农民生产生活产生巨大影响^[24]。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的更迭以及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全面振兴带来了新契机,也为数字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深度融合开辟了新道路。研究指出,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农民群体中的引领者,其数字技能关系到数字乡村的整体建设成效^[25]。为此,培育兼具数字素养、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和现代农业经营理念的“数字化新农人”是重构乡村组织形态、激活发展动能的重要突破口。农业新质生产力与传统农业的交织与融合,为培育能够胜任乡村新组织、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数字化新农人”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与理论支撑。具体来说,一是加强数字素养培育。数字时代下,乡村全面振兴的实现,亟须消除传统农民的数字鸿沟,培育新农人的数字素养,以新的数字化理念与思维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发展与转变,更好地服务农村组织机构优化与农业事业发展,如创建“数字农服联合会”等。二是构建数字技术培训机制。依托各地资源优势,构建“政府+企业+高校”三位一体的数字技术培训机制,重点开展农业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电商直播等数字技能培训。依托职业院校、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机构,开设涵盖电商运营、数据分

析、数字农业技术应用等课程的培训班。例如,针对农产品销售,开展电商直播技巧培训,从直播话术、产品展示到平台运营进行全方位教学,让新农人掌握线上销售的关键技能,打破农产品销售的地域限制。三是搭建数字治理共享平台。依托数字技术,简化乡村管理与办事流程,不断提高工作效率与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依托大数据、算法技术等,建设乡村数字生态支持网络,提供产销对接、物流追踪等服务。

四、结论

在《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中,“全面”一词作为核心词汇被频频提及,“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成为“三农”工作的新目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要求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新方向。农业新质生产力作为农业领域的新兴力量,充分体现了“因农制宜”的特征,为传统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等带来新的契机。梳理我国乡村振兴工作已取得的重大成就与实践经验,厘清乡村振兴领域从“新质生产力”到“农业新质生产力”、从“乡村振兴”到“乡村全面振兴”、从“新农人”到“兴农人”的阶段性转变与要素性发展,立足三大构成要素,聚焦“新农人”培育,分别以培育“职业化新农人”“创新型新农人”“知识型新农人”“绿色型新农人”“数字化新农人”为着力点,通过充分发挥“乡村主体力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从而助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是一项长期、复杂、可持续性的工作,其发展不仅关系到我国“三农”事业的全面发展,更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面对日益更迭的新发展新技术新形势,新农人培育依然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要素与关键路径。应与时俱进,持续不断地以新理念、新技术、新动能培育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农人”,使其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过程中劳有所乐、劳有所成、劳有所得、劳有所享,实现双向赋能,既

以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又反哺农民全面发展,不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与实现。

参考文献

- [1]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09-10(1).
- [2]王慧博.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制约样态与因应路径[J].江西社会科学,2025(4):43-54.
- [3]王远.教育强国视域下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向度与推进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4(7):28-34.
- [4]杜楠.农村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可为逻辑、应为目标和何为策略[J].教育与职业,2023(24):29-35.
- [5]杨海华,宋怡宁,闫孟宇.农业新质生产力之于新农人培育的应然要求与实践路径[J].职教论坛,2024(10):81-88.
- [6]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Z].2025-01-22.
- [7]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J].旗帜,2024(2):5-6.
- [8]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0.
- [9]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3.
- [10]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0.
- [11]黄群慧,盛方富.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J].改革,2024(2):15-24.
- [12]《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学习辅导讲座[M].北京:人民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8.
- [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党建,2017(11):15-34.
- [14]石建勋.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05.
- [15]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5-02-28)(2025-04-12).https://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

- [16]高榕蔚,董红.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与实践逻辑[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12-20.
- [17]韩文龙,张瑞生,赵峰.新质生产力水平测算与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6):5-25.
- [18]白永秀,刘盼.人工智能背景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J].经济学家,2020(6):16-25.
- [19]高远卓,贾晋.农民职业化制度改革:理论构建、实践探索与未来进路——基于四川省15县(市、区)试点的追踪调研[J].重庆社会科学,2023(7):67-81.
- [20]梁成艾.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形成机理、生长逻辑与发展旨归[J].学习与探索,2022(1):129-136.
- [21]高军峰.中国共产党“以工哺农”政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69.
- [22]苏立君.知识型劳动力、人工智能应用与资本主义“去工业化”过程研究[J].经济学家,2024(8):15-24.
- [23]车思雨,金晓彤,盛光华,等.乡村生态振兴的“新引擎”:新农人的绿色价值创造[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4(8):148-156.
- [24]李宣,桂敏,王赛月.高素质农民数字素养探析:框架体系及培育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4(3):91-97.
- [25]陈春霞,陈佳妮.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培育政策透视——基于“时间—工具—力度”三维分析框架[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5(1):84-92.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Agriculture Empower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sation: Exploring the Path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New Farmers

Xie Sha Li Enlai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characterized by high technology, high efficiency and high quality in the agricultural field have given birth to new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which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tool to help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in the new era. From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o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agriculture", from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from "new farmers"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practitioners",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work has achieved historic progress and high-quality transformation. Starting from the Marxist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new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can cultivate "high-quality" laborers, create "new-typ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give rise to "new-type" objects of labor for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In reality, the empower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to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still faces many practical difficulties: the shortage of high-quality laborers and the outflow of talents lead to a shortage of new types of labor talents; the shortage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production development make new types of means of production urgent; the lack of information data and the "broadening" of objects of labor make new types of objects of labor imminent. As a "subjective" element for achieving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the cultivation of "new farmers" has become a key path and a new choice. Specifically, 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professional new farmers" to form a "new rural team", cultivate "innovative new farmers" to boost "new rural industries", cultivate "knowledgeable new farmers" to inherit "new rural culture", cultivate "green new farmers" to develop "new rural ecology", and cultivate "digital new farmers" to improve "new rural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agricultur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cultivation of new farmers; path exploration